

访古与传古

李军 著

吴大澂的金石生活考论

书法学术小丛书

— 05 —

李军著

访古与传古

吴大澂的金石生活考论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访古与传古：吴大澂的金石生活考论 / 李军著. — 济南：
山东画报出版社，2014.7
(书法学术小丛书)
ISBN 978-7-5474-1311-1

I. ①访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吴大澂(1835~1902) — 人物
研究②金石学 — 研究 — 中国 — 近代 IV. ①K825.5②877.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31046号

责任编辑 韩 猛

装帧设计 王 芳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

规 格 117毫米×182毫米

4.25印张 16幅图 42千字

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

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2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。

建议图书分类：书法/美术史

引 言

吴大澂（1835—1902），原名大淳，后避同治帝讳，改名大澂，字清卿，号恒轩、白云山樵、窳斋等。江苏吴县（今江苏苏州）人。清同治七年（1868）进士，散馆授编修。历官陕甘学政、河南河北道、太仆寺卿、太常寺卿、广东巡抚、河东河道总督、湖南巡抚等职。受到外祖父韩崇、业师陈奂等的影响，终其一生，致力于金石文字之学的研究。^{〔1〕}所

〔1〕韩崇、陈奂对吴大澂的影响，请参看拙文《吴大澂篆书风流变浅析》，《书法丛刊》2013年第1期，页70-74。

著有《说文古籀补》、《窻斋集古录》、《字说》、《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》、《权衡度量实验考》、《古玉图考》等。裘锡圭先生称“关于《说文》‘古文’的时代，吴氏的新说确是划时代的创见”，并认为较之王国维，“他也许可以看作战国文字研究的奠基者，至少可以看作最重要的一个先驱者”^{〔1〕}。罗福颐先生在梳理元明清三代对战国古玺印的认识后，认为“吴大澂作《说文古籀补》，亦收录玺文，是为古玺文字有著录之始”^{〔2〕}，不同学者多方面的评价，无疑是对吴氏金石学成就的肯定。

吴大澂的一生，因放任外官的缘故，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。江南、京师、中原、西北、关东、岭南、港澳、湖湘各地，无不留下他的政绩，考学抡才、勘界赈灾、屯垦息讼、督工练兵、招抚土匪，甚至为领土主权与外国列强谈判，据理力争，重立界碑，是他作为清廷要员日常政治生活的写照。至于荒野

〔1〕裘锡圭《吴大澂》，收入《裘锡圭学术文集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13年，页478-479。

〔2〕罗福颐《近百年来对古玺印研究之发展》，西泠印社，1982年，页5。

跋涉，每遇摩崖刻石，驻足摩挲，遣工椎拓，舟行旅宿，晨夕篝灯，剔抉钩摹，检书考校，纂述心得，则又是作为文人学者“与古为徒”的金石生活。

他的篆书深受吉金文字的影响，生前即为师友所推重。至于绘画则远法董、巨，近师四王、恽、吴，同时前辈中最推重杭州戴熙。顾廷龙先生《吴憲斋先生年谱叙例》称其画“兼擅人物、花卉、翎毛，而以山水为最工，盖宗法王石谷、恽南田，于元明及清初诸名家亦复撷采英华，乳融腕底”^{〔1〕}。在憲斋的金石生活里，文人书画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如将访碑活动的美好向往付诸纪游图册的描绘，又如将藏器全形拓结合个人肖像的装池，成为独特的风雅寄托。这是对传统的继承，更是发扬。

在甲骨简牍、敦煌遗书被发现之前，在石印、照相技术传入中国并被广泛采用之前，金石考据之学作为宋人的遗产，随着清代朴学的勃兴，成为一代显学。与传统的经学、小学研究侧重传世原典的校勘、训诂相比，其可贵之处，在于发现和利用新

〔1〕顾廷龙《吴憲斋先生年谱》，哈佛燕京学社，1935年，页4。

材料，结合传世文献，沟通古今，实践所谓的“二重证据法”。因此，其要求自然更高些，金石学除了要求学者贯通经史、熟谙传世文献外，还要有剔抉器物、传拓铭文、钩描器形、摹写款识等技术，两相配合，才能完成金石与考据的完美统一。而随着新材料、新技术的出现，清代金石学在同光以后开始发生转变。作为晚清最为重要的金石学家、古文字学家之一，吴大澂与吴云、陈介祺、潘祖荫、王懿荣等师友，恰逢其时，经历了这一场学术与技术的衍变。

本书所讨论主要分以下三个方面：一、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西北之行，对吴大澂的访古活动进行考察；二、在对吴大澂绘画的师法源流与个人喜好加以梳理的基础上，讨论黄易《访碑图》对他的影响，是否如白谦慎先生所说那么巨大，抑或他对此有新的想法；三、以恽斋的《集古图》为中心，探讨吴大澂对旧传统的继承与突破，同时以他与师友对石印术、照相术等的利用与讨论，窥探他对东渐新技术的态度。

目 录

引言 / 1

访古：西北之行及其余波 / 1

寄托：绘画与《访碑图》 / 44

衍变：《集古图》与传古之术 / 84

后记 / 121

访古：西北之行及其余波

古人有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之说，无论诗人，还是画家，饱览名山大川，胸中自有丘壑，遂能下笔如有神。对于金石学家而言，自然的风景固然能陶冶情操，人文的遗迹却更让人沉醉不能自拔。即便有坊肆间贩售的传拓摹本可资考校，但对摩崖碑刻、钟鼎铜镜、瓦当封泥的寻访、摩挲，其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与古人沟通的渠道，因此不能不说，访古是金石生活的重要内容。

吴大澂二十五岁之前，足迹没有出苏州府县之域。咸丰十年（1860），是吴大澂人生的转折

点，也是他走上野外访古之路的开端。蜂拥而至的太平军，让他举家避走周庄，转徙上海。外祖父韩崇、业师陈奂，先后在这场运动中离世。同治元年（1861），吴大澂从上海启程，北上京师，参加科考。直到同治七年（1868），三十四岁的吴大澂才进士及第，进入仕途，这八年之中，陆续让他认识了吴云、潘祖荫、沈树镛、王懿荣、莫友芝等金石学家，经眼了数以千计的古物，眼界大开。

前文已经说过，吴氏一生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，之所以特别拈出西北之行，主要因为西北是他外出访古的起点，同时也是高峰。尽管在此后的东北之行中，吴大澂书法创作、学术著作均十分可观，但是从白谦慎先生在《1886年吴大澂在吉林的文化艺术活动》^{〔1〕}一文中以点带面的考察来看，吴大澂在当地发现的古代遗迹、古代器物少之又少，反而是他所树立的铜柱等，成为后人寻访的古迹。从《皇华纪程》看，直接反映出的是同光之际那次西北之

〔1〕《白谦慎书法论文选》，荣宝斋出版社，2010年，页94-113。

行所积累的资料，为吴大澂此后的学术研究做了充分的准备。

—

西北之行，在吴大澂中进士以后，曾先后有两次，停留的时间长短不同，访古的机会的也因此存在差异。

第一次是同治九年（1870），这年二月，请假南归的吴大澂专程乘船逆流而上，赶赴湖北，面谒两湖总督李鸿章，深得赏识，随即留在李氏幕府中担任文案。三月下旬，他随李氏统兵入关，舟马代步，详记沿途一路的风土人情。今存《恒轩日记》稿本之一，就是此行的实录。

此行全程为期四个月左右，吴大澂随队于三月廿四日从湖北汉口出发，四月初十日抵达襄阳，十四日游隆中，十七日登昭明台、文选楼。二十七日抵南阳，游斗姥阁，为书联语“赤文绿字时有云气，青松白鹭养此道心”。五月初七日抵洛阳，逗留数日，十六日行抵潼关。到西安一个月后，因天津教案爆

发，七月上旬李鸿章奉命移军驻扎近畿，吴大澂遂于七月初六日收拾行李随军离开陕西。返程途中，他又接到继祖母周氏去世的消息，于是抵达天津后，立刻乘轮船南归奔丧。

吴大澂在陕西仅一个月左右，这段时间的《日记》恰好中断，而从赴陕沿途的记录看，陆续已有不少访古活动。如四月十三日：

薄暮，偕少石、敬甫、子梅试马数里。至学宫旁，观龙影壁，土人郑重言之，相传为楚襄王时物，其实不过一雕龙青石耳。^{〔1〕}

四月十八日抵达湖北樊城，吴大澂与沈能虎等访汤正镛于官廨，日记称：

索观所藏书画，有汤雨生先生遗绘数帧，并采石酹酒诗图卷，不禁神往，展对数四。又见邓完白草书联、吴山子篆书联，并皆佳妙。

〔1〕《恒轩日记》，稿本，上海图书馆藏，下同。

于此可见，吴大澂对汤贻汾画作的倾倒。

进入河南境内后，吴大澂日记中涉及的古迹就日渐多起来了。如五月初一日抵达方城县独树镇，宿于保安驿。抵达尚早，午后小睡初醒，闲步庭中，就有意外发现：

寓壁古砖皆麻布文，或画五五，或为双鱼，或隐约作人兽形，种种模样，不可枚举。有字者绝少，摩挲于颓垣荒草间，得传形“大吉利”三字，掘而出之。又检得残文二，一曰“富贵”，一曰“侯文”，又有“庚申”字、“氏”字、“田”字各砖，深嵌壁中，不能尽取。或东汉功臣祠墓中物，色泽古黝，殊可爱玩，惜无年月可纪耳。是日黎明时过光武庙，未及停车而行，闻庙中有二十八将画像。有玉照堂，藏名人翰墨极多。有泉曰扳倒井，相传为光武行军时遗迹。

六天之后，吴大澂随队渡过伊水，来到古都洛阳，从香山、龙门山之间通过，遍览龙门石窟造像，在宾阳洞中见到了褚遂良《伊阙三龕记》原石。《日

记》所载，颇为详细：

顷刻渡伊水，见两山合抱，中缺一路，为车马通行处。循崖西转，蚁旋而入，白沙一片，浅水乱流，翠屏双开，群石林立，山麓古洞，如牖如窦，如杰阁高耸，如破庐下湫，罗列造像数十百躯，由山径而上，有亭有地，有木有泉，有寺约潜溪，中有石屋三大龕，龕各有佛，长数丈，就石成形，不施漆木，龕旁有碑，岿然独峙，即褚河南书《伊阙三龕记》也。又有一碑，长不过四尺，字多漫漶不可识，额题八字，曰洛阳郡城老人壁记，摩挲久之。遂循山而下，行十余里，过关林，与少石、艺舫同入瞻仰。为殿三层，殿各有像，或端坐，或把剑，或看书，或作卧像，最后为墓道，朱门双掩，幽宫邃然，松柏森森，拱立殿下，令人起敬起慕，悠然发吊古之衷，其地距洛阳城十二里，驱车渡洛水。午刻进城。

这段内容是吴大澂首次到伊阙实地寻访、亲手

摩挲《三龕碑》的珍贵记录，不知何故，顾廷龙先生《吴窓斋先生年谱》未加摘选，故全文引录。

李鸿章的队伍在洛阳停留了两天。五月初九日，吴大澂与李文杏、赵熙文访同乡陈肇镛，观其所藏书画十余种。继而偕游千祥寺，于存古阁又见古碑、经幢、造像等数十种，据云：

皆唐宋以前墓志铭、塔铭，凡数十种。陀罗尼经幢三十余石，林立满室。大小造象十数躯，古色斑斓，土花绣涩，半皆风雨剥蚀之余。

临行之前，千祥寺的僧人还拿出寺中碑石的拓本来，向他们展示兜售，吴大澂很愉快地“购之而归”。

进入陕西境内后，因遇雨，滞留于华阴庙，吴大澂借机攀登西岳华山，并作《登西岳莲花峰纪游》诗四首。这段经历因《日记》的缺失而没有详细记录留存，而在致好友潘康保的信中，吴大澂兴奋地讲述这个壮举，同时告诉潘氏，在西安期间的访古活动：

抵西安后，碑林及骨董铺无日不去。得旧

翻《华岳碑》，气味剧佳，不知何本。《曹全》得一精拓，却不甚旧。此外得汉碑十余种，均无额，在华庙见残碑阴数行，手拓数本，未考何碑阴。^{〔1〕}

然则吴大澂向碑林、坊肆购置之外，自己也随身挟带纸墨，亲手椎拓。这一说法，可以和七月初五日他写给兄长吴大根的家书两相印证：

大兄大人尊前，六月十七日在华阴庙泐寄一函，未知何时达到。弟随帅节阻雨华麓，十日中惟以看山拓碑为事。廿七日始抵西安，所住行辕极为宽展，有园林花木之胜。弟据一椽，系北窗静室，帘外树阴瓜架，碧云如幕，正拟添种秋色，略为点缀，助我清兴，孰意此福不可久享耶。^{〔2〕}

以上的记录，是吴大澂初次到野外进行访碑、

〔1〕顾廷龙《吴憲斋先生年谱》，页33。

〔2〕吴大澂《憲斋家书》第14通，稿本，上海图书馆藏。

拓碑的体验。当时他精力充沛，访碑、拓碑之外，也勤于读书。如四月二十七日，在介休书肆买得汲古阁本《史记》一部；七月初六日离开西安之际，收拾完行李，不忘到骨董铺一转，购得潘稼堂手批汲古阁本《文选》一部。一路行来，不时还作篆书，为人写扇面，《恒轩日记》中所载，计有：

三月廿八日，为子梅作篆书扇面。

廿九日，舟中写扇面。

三十日，为少石写楷书一页，钞摄政王致史阁部书，及史公复书两篇。

四月初五日，写扇二柄。

初七日，为特庵写篆书扇面。

在这几个月里，唯一与吉金有关的记录，是七月十一日吴大澂在吕儒孙处看到一枚铜虎符，他对此的评价是“质甚佳，文不甚精，恐系后凿”^{〔1〕}。

同治九年（1870）的西北之行，虽然时间仅

〔1〕吴大澂《恒轩日记》，稿本。